

《希伯来圣经》中的神迹与现代犹太思想

葛淑珍

内容提要：《希伯来圣经》中有很多关于神迹的描写，这些神迹被后世学者进行了不同的注解和诠释，奠定了犹太集体意识中理解神迹的基础。《希伯来圣经》中的神迹对现代犹太思想有着一定的影响，开拓出宗教文化独到的认识，推动了现代犹太哲人思想的孕育。神迹在建构犹太集体记忆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犹太文化史的一面旗帜。

关键词：神迹 犹太思想 《希伯来圣经》

作者简介：葛淑珍，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

一、《希伯来圣经》中的神迹及其意蕴

《希伯来圣经》中有许多异乎寻常的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件，这些事件的表述有多种形式。就词汇来说，有“pele”（《以赛亚记》25:1-2）、“nifla’ot”（《出埃及记》3:20；《约书亚记》3:5；《诗篇》78:11），以及“nes”。在《旧约》中，“nes”一词作为神迹之意出现的次数只有一次（《民数记》26:10），其他情况下都是作为可以悬挂旗帜或其他物品的“长杆”（《民数记》21:8-9；《以赛亚记》30:17）、“船、航行”（《以赛亚记》33:23）等意思出现的。但是在之后的拉比文献中，“nes”却是被普遍使用的表示神迹的词汇。这些词用英语表示为“wonder”、“wondrous event”，意为“奇迹、奇事、惊异的事情”，后世犹太人普遍认为它们指代的就是神迹，也就是英语词汇中的“miracle”。

旧约神迹经常通过一些“sign”（征兆、迹象）来展示。在希伯来圣经中，上帝布施神迹的目的就是证明他的权力，促成和加深以色列人对其信仰，告知人们他的具体意愿和特别计划，而这些只有通过一个特别的迹象或者征兆来实现。首先是上帝带来的一些神奇的迹象。它们有的是作为预言的前兆出现的，如在埃及时，摩西手里的木杖变成蛇，就是为了证明摩西是上帝派来的（《出埃及记》4:1-7）；有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帮助或惩罚，如西奈旷野中天赐食物（《出埃及记》16）；另有一些迹象其目的并非纯粹为了证明神的力量，而是表现了上帝在犹太历史关键时刻所进行的直接干预。例如，出埃及记中红海分合一幕等（《出埃及记》14:21-29）。其次，一些会施展奇迹的人（主要是领袖人物或先知）所带来的异象，如公元前9世纪时以色列国的先知以利亚（Elijah）和以利沙（Elisha）。根据圣经记载，在以利亚的祈祷和帮助下，撒勒法（Zarephath）的寡妇家里油面源源不断用之不尽，家里重病死亡的儿子也起死回生（《列王纪上》17:8-24）。以利沙在书念（Shunem）帮助一个妇人怀了身孕，并在其子突然夭折后将其救活（《列王纪下》4:16-37）。

尽管圣经中出现了众多神迹，各个时期的犹太哲人对神迹理解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他们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神迹在上帝创世行动中就被预定，在特定时间注定会出现。最先提出这种观点的是《塔木德》学者，也就是说，上帝在创世时对一些个人和事物附加了一个或多个条件或命令，这些条件或命令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必定会应验。例如，上帝对红海附加了一个命令：在以色列的子民面前海

水要分开,以便他们顺利躲过埃及的追兵;对狮子附加的命令是不能伤害但以理(Daniel)等等。他们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当上帝命令摩西举起他的木杖劈开红海时,摩西向上帝争辩说这将会破坏其创世之举,上帝回答他说:“你没有阅读托拉中的创世之篇……那时我(对万物都)附加了一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摩西就听从了上帝的命令。(Ex. R. 21: 6)^①

第二,强调日常生活中的神迹。在承认某些神迹的天启性和超自然性的同时,犹太哲人们极力强调日常生活中的“神迹”。例如,他们认为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由神创造的奇迹。《塔木德》上这样说:“身体是上帝的杰作,它证明了上帝的无限美德和无穷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这一点正说明了这种美德和智慧所能创造的奇迹,这昭示了上帝的伟大。Sanh. 38a,”^②史蒂文·莱德(Steven Z. Leder)甚至这样总结:“有时神迹就是一些细微的事情,一个单细胞的分裂,血液中的血小板,一次漫步……神迹无处不在,尽管我们有时并不能看到它。”^③深刻且时刻意识到万物令人惊异的一面,是犹太人宗教意识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将“平常”视为“奇迹”的宗教意识,使犹太人能够保持良好的激情和创造力,也有效地维持了犹太民族和宗教的延续。

第三,神迹不是宗教真理的证明。神迹不能证明宗教真理,这在《圣经·申命记》中有明确记载:“他(先知或做梦之人)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申命记》13: 2-4)《塔木德》中有一个著名例子:拉比埃利泽(R. Eliezer)和拉比约书亚(R. Joshua)在一个犹太律法的解释上意见相左,众多拉比都一致认为埃利泽观点错误。为了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埃利泽要求槐树、墙、河水、上苍等一些事物来作证,并且得到了这些事物的支持。在槐树移位、墙体倾斜、河水倒流、天空出现声音等一系列异象出现后,拉比约书亚却对此嗤之以鼻,仍然认为埃利泽是错误的,并引用“托拉不在天上(The Torah is not in heaven)”来进行反驳,而且得到其他拉比的支持。(BM 59a)神迹不是宗教真理的证明,表现了犹太学者注重理解、不迷恋权威的态度,这使得各种思想观点竞相绽放,开创并维护了学术自由之风。

第四,用理性主义方法诠释神迹,突出神迹的其它意义。中世纪以来学者们多以理性主义方法审视犹太教及《圣经》中的神迹,他们努力将圣经神迹置于自然现象的范畴之内,同时又不否认神迹的可能性,并赋予了神迹其它意义。如中世纪犹太哲学家萨阿迪加昂^④(Saadia Gaon)对神迹的可能性并不怀疑,但他坚持《圣经》的真理是建立在理性之上,不管什么时候《圣经》看起来要是和理性冲突的话,必须用一种隐喻的思想来理解那些词句。塞缪尔·赫尔施(Samuel Hirsch)也坚信《圣经》神迹的历史真实性,但对他来说看,“奇异事件本身并不重要,其教育价值更重要……他指出,从过去到现在唯一一个还在延续的神迹就是:犹太民族的存在,它以另外一种方式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摩西·门德尔松认为,任何宗教真理都不能通过诉诸神迹来加以证明,它只能在其教条合理性的基础上加以证明。只有当一个宗教信仰被理性支持后,它才可能将神迹与宗教联系起来。

① “Miracle”, *Encyclopedia Judaica*, Kate Publishing House, Jerusalem, 1972, p.75.

② 赛妮亚编译:《塔木德——犹太智慧羊皮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③ Steven Z. Leder, *In the Extraordinary Nature of Ordinary Things*, New York: Behrman House, Inc. 1999, p. 58. see, http://jhom.com/topics/miracles/editor.htm#*

④ “加昂”指7到13世纪巴勒斯坦和巴比伦两地德高望重的犹太教精神领袖和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解释并发展犹太律法,保护犹太教传统。

二、《希伯来圣经》中的神迹对现代犹太思想的影响

《希伯来圣经》是信仰和想象力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受希腊哲学、伊斯兰教哲学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犹太民族诞生了一大批用理性思维方式对本民族宗教传统进行阐释和论证的哲学家，如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等，使得犹太教和犹太文化走上了理性和信仰相结合的道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圣经中的神迹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到了现代，神迹仍然被一些犹太哲人所关注，神迹对于现代犹太思想的影响在于，现代犹太哲人通过对创世等哲学问题以及对神迹本身意义和影响的思考，开拓出自己独到的对犹太宗教文化的认识，使犹太教继续保持着生命和活力。

弗兰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是20世纪著名的犹太哲学家，他将自己对创造的理解留在了其不朽著作《救赎之星》（The Star of Redemption）中。罗森茨威格指出，上帝、世界和人这三个各具自己独特本质的要素，可以通过“创造”、“神启”和“救赎”而联系起来，这三者的关系如果用两个等边三角形组成的六角形来表示的话，就构成了他所谓的“救赎之星”，即大卫之星，其中创造是连接上帝和世界的纽带。在创造问题上，罗森茨威格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上帝创造世界是一个常新的过程，世界不是一下子就创造完成的，世界也不必被上帝一劳永逸地创造。世界的创造只是在其救赎中才能达成。上帝的创造和世界的展现是同一个过程，是双向的过程。^①在“救赎之星”中，上帝、世界、人、创造、神启、救赎这六个概念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创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但即便如此，创造仍然构成了罗森茨威格哲学思想的一部分，没有创造，“救赎之星”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对神迹的看法可以从其对神话的关注中窥见一斑。在《犹太教中的神话》的演讲中他指出，犹太民族是有自己神话的民族，“每一种活着的一神教都充满着神话的要素，并且只有充满了这些要素，它才能依然活着。”他批判了中世纪犹太拉比对犹太教神话进行严格控制的做法，认为那使得神话“像一个乞丐，鬼鬼祟祟地徜徉于我们忧郁的梦中。”^②布伯认为希伯来神话具有强大的团结力量，“正是神话，才是犹太教在危急时刻自身最内在的凝聚力产生的根源。在16世纪，不是约瑟夫·卡洛，而是伊萨克·卢里亚，在18世纪，不是维尔纳的‘高恩’，而是美名大师^③通过把民间宗教提高给以色列人的一种力量，并在他们的神话的基础上更新了民族的人性，从而真正地巩固和界定了犹太教。”^④他指出，《圣经》中所有那些讲述故事的篇章都只有一个主题：叙述雅赫维（YHWH，上帝的另一个称谓）与他的人民的相遇。^⑤他认为这些神话故事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上帝策划制造事件，同时上帝的命运又受人及其行动的影响，故事的发展无一不是人神关系的发展。这种人神关系即布伯在“对话哲学”中所说的“我与你”（I and Thou）的关系，这是一种纯粹的关系，是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会合。后来布伯把人-人关系、人-神关系的概念扩大延伸，形成了对整个世界万物关系的认识。

① 傅有德等：《现代犹太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110页。

② 马丁·布伯：《论犹太教》，刘杰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③ 这一段中约瑟夫·卡洛是16世纪著名的犹太法典编纂家，著有《约瑟之家》和《布就之席》；伊萨克·卢里亚是犹太神秘主义喀巴拉派重要人物，被称为“圣人”“雄狮”；维尔纳的“高恩”（Gaon），指的是以利亚，著名的犹太教法典学者，“高恩”即前文所说的“加昂”；美名大师是犹太教哈西德运动的创始人。

④ 马丁·布伯：《论犹太教》，刘杰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⑤ 马丁·布伯：《论犹太教》，刘杰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阿哈德·哈姆(Ahad Ha-'Am)是一个脱离了传统宗教束缚的世俗化犹太人,神迹对哈姆的影响表现在他关于《圣经》故事和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及考古真实性问题的观点上。他充分考虑了由伟人业绩发展而来的神话,认为“历史上真正的伟人应该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力量。这些伟人的特质并不是存在于某一历史时期的具体人。历史上没有哪个伟人不是被人民大众想象并描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于本人的人。”^①在分析过程中,他以摩西为例指出:“摩西的存在作为一个历史真实丝毫不因你们的调查研究而有所改变,即使你们成功地证明摩西从未存在过,或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你们也丝毫不会改变我们心中摩西的形象……对我来说,摩西的存在不仅是无可辩驳的,其性格也是同样清晰的,不会因任何考古发现而改变。”^②在哈姆看来,摩西的象征性意义远远大于他在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中的意义,摩西是否是历史的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人们心中已经被当做历史的真实存在,成为永恒的记忆。因此,哈姆关于历史真实性和考古真实性的看法不仅是一种学术观点,更是一种民族意识的反映,因为“阿哈德·哈姆希望从犹太历史中为他那个时代处于困惑中的同代人找到的是希望,而不是真实”^③,而神迹正好给他提供了让传说中的人物或故事成为希望的契机。

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同样对《圣经》神迹给予了关注,他将之引申发展为“惊异”(wonder)和“极度惊异”(radical amazement)。在海舍尔看来,惊异是宗教传统的一份馈赠,是理解上帝意义、体会崇拜的重要性的能力,人们对神的意识就始于惊异,而这种惊异毋庸说就是因上帝布施神迹并保持神秘感发展而来的。然而,由于现代人对科学研究盲目自大,相信一切都可以解释,把万事万物都当成理所当然的,故而惊异感极其匮乏,惊异正在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消退。因此,海舍尔呼吁现代人要保持这份惊异感,因为“对‘每天都伴随着我们的奇迹’的感觉,对‘不竭的神奇’的感觉,是祈祷的源泉。如果对于生活的祸福,我们都见惯不怪,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崇拜、音乐和爱。”^④海舍尔将惊异感的概念深入化和详尽化,唤起了人们对惊异感的重视和重新理解,这对于保持宗教忠诚、维护对上帝的信仰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小结

以上简述了《圣经》神迹及其对弗兰茨·罗森茨威格、马丁·布伯、阿哈德·哈姆、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哲学思想的启迪或影响,可以看出,尽管神迹只是他们思考的一个方面,是他们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但神迹在其思想链条上依旧是不可或缺的,犹太思想和犹太教正是从中生根发芽,并最终枝繁叶茂的。当然,神迹对现代犹太思想家的影响绝对不止上述这几位,而且它的影响也绝不限于思想领域,而是遍及到了整个世俗社会。神迹作为理解世界的一个角度,在犹太人的集体记忆得到维护和传扬。对于《圣经》神迹我们无从考察,但关于神迹的传说和历史记忆已经深入人心,无论它们所阐释的是历史的真实与否,神迹在建构犹太集体记忆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犹太文化史的一面旗帜。

(责任编辑 启 昭)

① Ahad Ha-'Am, *Selected Essays by Ahad Ha'am*, translated from the Hebrew by Leon Simon,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12, p.306.

② Ahad Ha-'Am, *Selected Essays by Ahad Ha'am*, translated from the Hebrew by Leon Simon,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12, p.308.

③ [美]阿尔弗雷德·高乔克:《理性之光——阿哈德·哈姆与犹太精神》,徐新、张利伟、游炜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8页。

④ [美]亚伯拉罕·海舍尔著:《觅人的上帝——犹太教哲学》,郭鹏、吴正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页。